紅樓復夢/0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九回　弔佳人香茶一盞　托義僕重任千金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用過參湯，剛要問話，聽見鑼炮之聲，驚問道：

「天亮了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已交寅刻，剛才是孫大人祭後土放炮鼓樂，那位欽差大人早已宣過聖旨，念畢祭文，等安葬後，陳設御祭。各位太太們都已起來梳洗。城裡的也有幾位剛到，等著各官到齊，就要安葬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聽說起來，我倒睡了一夜，也該起來收拾才是。」惜春道：「媽媽也才梳洗完結，說等太太去同吃素面。」王夫人點頭，趕著起來，對他姐妹們道：「昨日給周姑娘奠酒，誰知很有應驗，今日下午無事，咱們都到他墳上去奠杯酒兒。」寶釵們答應，伺候太太梳洗、穿衣、吃丸藥。夢玉、修雲各姐妹們進來請安，還有各家親戚奶奶、小姐們也來請安。

王夫人收拾完畢，領著他們出來，同柏夫人、桂夫人、梅秋琴彼此問安。姐妹們坐下吃了點子素面，就去分陪送葬的親眷。聽見外面鑼聲喝道，各官府們先後到齊，城裡親友也都趕到，隨即內外擺設酒面。此時正交寅正，堪輿先生安金掛線，諸事停當，連聲大炮，繼之以金鑼鞭炮，鼓樂聲應山谷，尚書業已安葬。堪輿先生定准山向安妥，才轉到祝露那邊一樣熱鬧安葬。未曾設祭，先是柏夫人領著兒女、媳婦跪在墳前，嚎啕大哭，幾番昏暈，聲音皆啞。桂夫人、王夫人、梅秋琴同各家太太們都拭淚苦勸。柏夫人哀慟迫切之至，恨不能以身相殉，悲不可解。寶釵見這光景，忙向夢玉們私相照會。寶

釵領著夢玉、惜春、秋瑞、珍珠、芙蓉抱住柏夫人一齊大哭，求看兒女之面暫且釋哀。後面又是修雲、汝湘、九如、芳芸、紫簫跪了一地，祝筠同桂夫人也跪下哭勸。柏夫人看見如此，含淚點頭，請祝筠夫婦起來，又將兒女、諸姐妹們吩咐丫頭、媳婦們都攙扶起來。這才自用麻衣兜土，給尚書添上。然後兒女、媳婦都照著添過，才是祝筠夫婦領著姪女、姪媳合家眷屬挨次添土。

完畢之後，土工一齊動手，立刻將土堆上。夢玉同著芳芸、紫簫到祝露墳前哭拜添土。芳芸、紫簫十分哀感迫切，慟哭失聲。

柏夫人、桂夫人領著兒女們也來哭拜添土之後，勸住芳芸、紫簫，叫他們跟著過來歇息。

不多一會，尚書墳上擺設御祭，那邊也擺上祭席，各官上香拜奠。這些大小親友挨次行禮，鬧了好大一會。外面完納，又是內裡太太們兩邊拜祭，將這幾個本家孝眷勞頓不堪。祝筠外面要四下裡接待，幸虧梅白父子同鞠、鄭兩親家，賈環、賈蘭叔姪，還有本家的幾位幫著出力照應，所以還不十分吃力，也就當不起的勞困，偷個空兒歇歇。這幾天因梅春同賈蘭叔姪們很相投契，諸事相得，祝筠心中歡喜，以此重托。王夫人也吩咐過他叔姪不用客氣。只管諸事照應，就是賈府上跟來的家人、小子，祝筠一樣派差伺候。真作了賈、祝二家，不分彼此。

且說內外帳房挨擠不開，各項人等收發領取。寶釵領著如意、婉春、秋雲、金鳳這幾個人，手口不定，應答不及。外面帳房更多轎馬夫役、各官跟役、執事營兵及一切雜項開發，都全虧辦事家人們得力，各分行款，各人領辦，看去擠著一堆，並不一毫雜亂。甄寶玉聽見人贊寶釵們辦的妥當，他也更外各處周到，諸事盡心竭力。這會內外祭奠完畢，就趕忙擺設酒席，水陸並陳，極其豐盛。下午以後，各處散席，先是男客告辭上轎馬，祝筠領著夢玉跪送不了，接著太太們也相約上轎，留下汪、周、江、鄭幾家至親太太、姑娘同本家奶奶等著柏夫人們初八進城。當日客散，柏夫人勞乏過分，甚覺支持不住，只得暫時歇息。珍珠們伺候一會，見太太熟睡，都抽身出來，另派幾個姑娘在牀前陪伴。眾姐妹亦脫身來到客坐棚裡，聽著王夫人同鄭、汪各位親家太太們說些閒話。

王夫人忽然想起一事，對珍珠道：「橫豎這會兒閒著無事，知會寶釵姐姐，咱們到周姑娘墳上去燒個紙兒，帶著看看野景。」

珍珠答應出去。夢玉道：「我也同去逛逛。」王夫人應允，吩咐伺候轎馬。周惠夫妻知道，趕忙進來叩謝，再三跪阻，不敢勞太太們大駕親奠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們要到接引庵去閒逛，帶著給孩子燒張紙，也不枉我疼他的一番情義。」周惠夫妻感激不盡，只得出去伺候轎馬。桂夫人派幾個姑娘、嫂子們小心照應大太太，不許擅離左右。餘外有職事的各人，辦事休要混走。吩咐已畢，同著王夫人、各位太太、奶奶都往接引庵去逛。

先到婉貞墳上，眾位太太見墳堆上已長滿青草，想起傷心，親為奠酒。王夫人對著墳堆說道：「姑娘日前親愛，朝夕相依，正擬貯嬌金屋，娛我暮年，不意魔障橫臨，紅顏夭折。青山黃土，瘞玉埋香，昨宵夢裡相逢，所言俱悉。今日會中人都在此間，一杯致奠，望其欣饗。」王夫人拭淚祝贊。夢玉、寶釵、秋瑞諸姐妹又皆哭奠一番。周惠夫妻磕頭哭謝。

王夫人們傷感之至，四面看了一會，同著各位太太到接引庵來。那些姑子們早已有信，裡外收拾打掃，焚上好香，都在山門外伺候迎接。太太們下轎，先至佛殿拈香，各處禮拜已畢，姑子們請到客堂去坐，致謝日前厚賜，並道簡褻。太太們也各致謝攪擾。

小姑子送茶，寶釵見茶杯精雅，款式亦很古僕，對著太太道：「這兒有這好茶杯，很像那年櫳翠庵的風景。」王夫人歎道：「也正是梅花時候，只可憐妙玉遭了魔劫，杳無音信。」老姑子法喜道：「太太們若要問妙玉的下落，我很知道。」寶釵忙問：「怎麼你知道？他如今現在那兒？」法喜道：「說來話長。妙玉原是我的師姪，從小兒性情就怪，每日看經念佛之後，閉門靜坐，憑你是誰總對不上來，惹著他就要使氣。為著他，我師兄得罪了好些主顧人家，真真怄死。又不知他俗家是誰，他原是平空走來求著出家的，問他也不肯說。正在沒法安置，遇著賈府裡辦小姑子進京伺候元妃娘娘拜經，才將他送出山門。後來聽說甚好，得了櫳翠庵的方丈。咱們同他也從不往來，連個字角兒也沒有接他一個。後來聽說被強盜搶去了。誰知五年前，我在觀音山進香道兒上，見他坐在一棵老梅樹下，我問道：『聽你被人搶去，怎麼又在這兒？』他說：『我遭魔劫，壞了真元，還得再歷塵寰，了除情障才歸幻境。我今日要復還本原，求師叔慈悲，收我皮骨，埋以淨土。數年之後依然見面，再報你掩埋的大恩。』指著梅樹說道：『這是我來生名字。』說畢倒身在地，就咽了氣。真說也可憐，誰知他是個白色狐狸！我心中不忍，趕著叫跟去的老道就在梅樹根下深深開了個大坑，將他埋上。幸而無人瞧見，免被人偷去剝皮。不拘是誰，也不知他這樣的下落。」王夫人驚歎道：「原來妙玉是個狐仙！當年相處如何知道。」珍珠對寶釵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那天後樓上仙姐的話自然有因。真是輪迴之道，其理難明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橫豎將來總有應驗，可見就是神仙，亦難逃劫

數，何況咱們這些凡人。」

法喜道：「天已快黑，又難得諸位太太們約齊了到荒庵來逛，隨便用點素齋罷。」汪太太道：「且等正月間來燒香再擾你的素齋，今日咱們都還有事，不能多坐。」鄭太太笑道：

「走罷，再坐會子緣簿就要出現。」眾人一齊好笑。法喜道：

「阿彌陀佛，庵裡那一件兒不是太太們施捨的，還敢再寫緣簿。師徒們吃的白白胖胖，外人總氣不過，咱們也全仗著各位太太的護法。」秋琴笑道：「怨不得聽說有人要拿你們去煉油，還不快些躲著。」眾人哄然大笑。桂夫人道：「咱們別盡著開心，回去瞧大姐姐不知可好些。」諸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辭了那些姑子，仍俱回到新塋。柏夫人已睡起一會，總覺勞乏，見他們回來，問些閒話，晚飯之後俱各早為安歇。

次日，諸人歇息一天。內外帳房各項領取歸帳，執事人等收拾陳設、鋪墊、燈彩、一切應用器皿，交代被褥，銷算總帳，整整忙了一日。初八一早，復山圓墳，上祭供飯。諸事完畢，寶釵、探春吩咐先發箱子及各樣板箱、桶簍，派家人們押著先進城去，其餘交外帳房一並收拾。剩下花果茶點，各處按人分散。

早飯之後，太太們都進城來，先到介壽堂請安。老太太將各人勞慰一番。拉著寶釵、探春十分獎贊。荊、朱兩姨娘也很為感謝。趙奶子、錢、宋兩奶子抱著慧哥同探春的定哥兒、閏姑娘，楊家的抱著夢金，俱來請安道乏。王夫人同各位太太彼此接抱一會。夢玉們到承瑛堂請安。石夫人給寶釵、探春道謝慰勞。海珠們亦再三稱謝。擺過晚飯，各位至親太太同本家的奶奶、姑娘俱各告辭家去。

王夫人們亦將息過數日，不覺已是十二月半，去封印不遠，來辭老太太，要回金陵料理年事。祝母同柏夫人們初意不肯放去，因想著多年回家，頭一個年下，不能不去料理，定了十八起身回金陵。梅秋琴亦揀十八日娘兒夫妻回蘇州過年。連日兩宅裡設席謝勞餞行。探春、寶釵交代算帳，十分熱鬧。

今且將王夫人領著寶釵、探春、珍珠、巧姑娘們回金陵，梅秋琴回姑蘇度歲，祝府守制閉靈之事暫且不敘。再說柳緒自從揚州與夢玉分手之後，又遇薛姨太太繼女結親一段事務。母子夫妻一路上受盡風波艱險。船中遇盜，真是九死一生，幸得包勇死力保全，

得還鄉里。先趕著辦完葬事，這才修理房屋，買了百畝腴田，外有包勇經營，內有薛寶書主持家務。柳主事是個清貧寒士，身後多變了個溫飽人家。真個是：

溪水漸生朱舫活，野梅半落綠苔香。

柳太太有此佳兒、佳婦，絲毫不用操心，十分安樂。常對著兒子、媳婦道：「賈府恩情刻銘心骨，我家世世子孫不可忘本，逢祭祀必禱之先靈家廟。」這柳緒承歡膝下，頗稱孝順，與薛寶書伉儷情深，相依形影，終朝無事，閉戶讀書，潛心經史。正值秋光清爽之時，稟過母親，帶著包勇亦常到名山古剎，漁舍樵林，隨心遊玩。

這日，帶著包勇逛到一個村莊，見有好些人圍著說話，柳緒同包勇站在後面聽人說道：「這位新太守，不比前任的那位太守，你只看他到任不久，地方諸事肅清、各樣整頓，百姓們誰不敬服？況且咱們村莊都臨著海口，就是新太爺不吩咐，咱們也得出力，何況親加面諭，必得要商量出一個善法才是。」包勇忍不住上前問道：「列位在此說些什麼？」內中有個年老的說道：「新任太守桂太爺到任後，因聞海盜屢劫商船，甚不安靜，昨日親到臨海各莊，當面吩咐莊中挑選精勇會水的後生，十人一船，幫著兵役巡河捕盜。看莊之大小，定船之多寡，來往換班，巡環不絕，海面上自能安靜。因桂太守吩咐，咱們在這裡商議怎樣一個辦法。」包勇笑道：「這件事不是站著三言兩語就說得完的。尋個地方坐著再從長計議。」眾人都說：

「甚是。」柳緒也要同去聽他們議論。

眾人來到村外社公廟裡，問和尚借些板凳，讓有年紀的幾位鄉長坐下。那些壯年後生站的站，蹲的蹲，各隨其便。柳緒在棵大槐樹下藉花而坐。聽那為首的是個候選縣左老楊說道：

「這件事必得知會合村，有情願不避艱險要去捕盜的後生，約個日子齊集至社公廟，商量妥當，擇日上船，分頭去捕。不知諸位意見何如？」有個錢老者說道：「也不用上船去找，只要聽說那裡有盜賊，趕著駕船追去，還怕他跑到那裡去不成？」

台階上坐的老孫笑道：「等著咱們追去，那強盜早沒有了影兒。」有個姓李的說道：「自然到海裡去等著的為是。」眾人議論半日，毫無主意，那聽的人也都慢慢散去。

包勇甚覺好笑，忍不住對他們說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必得如此辦法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說了，我們聽聽是個什麼主意。」包勇道：「咱們這村裡有一千多煙戶，其間有一大半都是財主人家，誰肯去衝風冒險？那肯去的人自然都是些無產無業窮苦之人。況且那強盜幾次上岸打劫的，都是富戶，與窮人毫不相干，他們吃了自家的飯，給那些富戶人家去拿強盜，情理上也說不過去。如今既是新太爺吩咐臨海各村派人隨同兵役捕盜，必得先同富戶們商量，捐出銀兩，議出一位至公無私、村中素來敬信之人，總司其事。然後選擇願去的後生，共是多少分作兩起，僱定漁船，衙門裡去具呈請領船上應用軍器。自上船起，每人每日是多少柴米小菜，俱要寬為預備。定以五日為期，回來換下一班去。還有一切風雨寒暑衣履俱得備辦，每月至期給他們工價，以便養各人父母妻子。必得如此辦理，不但諸人踴躍，亦且可以久遠，咱們村莊裡免海盜之患。我的主意如此，不知諸位以為何如？」那些老丈們都點頭贊道：「包大爺議論的很是。我們都想不到有這些為難之處。既是這樣說，明日就得請合村富戶們公議，趕著湊齊銀兩，以便請人料理。自然你們柳府上也是少不了的。」包勇道：「咱們大爺年輕，諸樣都是太太作主，況且柳府上並非富戶，明日不便去議事。」老錢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你主人雖非富戶，到底是個紳衿。咱們村裡除掉村南的張舉人，小紅廟的蕭舉人、陳翰林，東頭兒徐通政同你們柳家這幾家書香世族外，其餘都是有錢並不做官。這樣公議，豈可沒有一個鄉紳子弟們在坐？就不出錢，也得同來商議。」包勇問道：「大爺意下如何？」柳緒應道：「是咱們村中有益之事，理應去聽諸位鄉長公議。」眾人大樂，各去分頭邀請富戶。

柳緒帶著包勇離了社公廟，繞著樹林由溪邊沿堤慢走，看那農夫們收割晚稻。包勇指道：「那橋邊一帶光景很像璉二爺造的萬緣橋一樣，就是少個碑亭。」柳緒點頭歎道：「不知賈太太們安否？相隔萬里，信息難通。還有鎮江祝大爺，那天分手之後，不知作何光景。我提起他們只是要哭。不知是幾年上才能見面。」說著，止不住紛紛流淚。

信腳剛到橋邊，見有四五個人騎著馬過了橋來。柳緒拭著淚將身閃開讓過牲口，慢慢踱上橋去。聽見背後有人招呼，柳緒們站住。回望見那些人勒馬站住，有一個像跟班的拉著馬走上橋來，口裡問道：「這位可是柳大爺？」包勇答道：「是柳大爺。你們是那兒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新任太守的大爺。」說著，趕忙下橋，走到馬前回話。原來馬上是桂堂領著家人、小子，聽說甚喜，忙下牲口走上橋來。柳緒也搶著迎下橋去。桂堂雙手拉住叫道：「柳哥，咱們雖未見面，久欽風采，剛才到府拜見伯母暨尊嫂夫人，送上賈、祝兩家書信，坐談良久。知柳哥郊外閒遊，弟不能久待，正擬另日專誠奉訪，剛才馬上瞧見尊范同從人光景很像包勇，是以問詢，幾乎當面錯過。」柳緒道：「原來是桂公祖的少君，有失迎候，負罪之至。但不知怎麼認得賈、祝兩家，有煩寄信？」桂堂

道：「此間難以立談，那邊是個廟宇，咱們且去坐談一會。」

柳緒應允，領著眾人一同走到廟前，見匾上寫著」鐵佛寺「。柳緒們走進山門，老和尚領了徒弟們趕著出來迎接桂少爺，進方丈獻茶。桂堂將賈、祝兩家之事大概說了一遍。柳緒聽說璉二哥出家去了，不勝悲感，掩面飲泣。幸而賈太太們業已回南，又與夢玉朝夕相聚。聽說珍珠姐姐失足落江，不覺放聲大哭，真是悲恨交集，又感又歎，說道：「若非公子光臨，何以知其詳細。」桂堂道：「柳哥再休要這樣稱呼。寶釵、珍珠兩姐同夢玉哥再三諄囑，叫我與柳哥訂為昆季，以領教益。咱們就在此神前一拜，省了多少客氣。」柳緒見桂堂和藹可親，情詞真切，只得應允。吩咐包勇點了香燭，與桂堂拈香拜為昆季。

柳緒年長為兄，兩人親愛異常。柳緒問些夢玉的近況。桂堂因天色已暮，趕忙辭別進城。柳緒再三相訂，彼此分手。

不言桂堂進城一事。柳緒同著包勇急忙回到家中，柳太太婆媳正在盼望，見他回來報怨幾句，隨將賈、祝、薛三家書信叫他細看。柳緒先將與桂堂相遇，到廟裡拜盟之事稟過母親。

婆媳們聽說十分歡喜，也將剛才桂公子來家相會敘談之事說了一遍。柳緒忙將寶釵、珍珠之信念了一遍，又將薛家岳母同夢玉之信開看，真是情現於紙。夢玉信尾上還有一詩，因高聲念道：

送君何限意，一別竟無詞。

但去不復問，我心君自知。

柳緒念完，不勝悲感。柳太太道：「剛才桂公子來定要請見，一會兒又找你不著，只得同媳婦見他。誰知也同夢玉一樣親熱，並無一點貴公子的習氣。我聽說璉二哥出家，珍姐姐掉下江去，由不得同媳婦哭起來。他也出了好些眼淚。賈太太們回南之後，他們在金陵同你丈母們住了幾天才起身來的。這書子、物件都是這三處寄來的，令人見物思人，更深寄念。他說一半天桂太守的夫人、小姐都要到咱們家裡拜會。既是璉二哥的親家，同咱們也是親眷一樣。」薛寶書道：「又是夢玉的丈人，自然玉兄弟一定再三囑托照應。咱們明日就去回拜，給桂太守請安才是個道理。」柳緒道：「論理明日進城才是

道理，偏生村裡又有公議必須要到。」柳太太問：「是什麼公議？」柳緒將剛才眾人所議之事說了一遍。寶書道：「既是鄉長們相訂，不去倒使不得，只好後日一早進城。」柳太太道：「我們既知道珍姑娘落江身故，想他待咱們那番情義，令人可憐，要報也是不能，我打諒在鐵佛寺給他做三天道場，盡點窮心。」柳緒夫妻忙應道：「太太說的甚是。」母子們商量已定。次日早飯後，柳緒仍帶著包勇到社公廟來。村裡的父老、富戶、鄉長們俱早已到齊，商量已定，各量田地多寡，家富厚薄捐銀多少。諸人就在公議簿上寫明數目。共湊了三千七百幾十兩。就少那總辦之人尚未議定，你提我讓，都不肯經手，有那願意的，眾人又不托心，議論雖多，總難其選。內中有位年高有德，合村最為敬服的孔老人家名叫孔紹洙，是個講禮君子。

他見彼此推讓不了，因說：「諸位既不肯擔此重任，我倒有個主意，不知可還使得？」眾人齊聲答道：「孔老丈吩咐自然不錯，再無不妥之理。」孔紹洙道：「這個重任不但光收銀兩，叫眾人托信得過，還要是個在行人生發經營，用銀得當，一切僱募人工，制辦物件，應用應省，咱們全然摸不著頭腦。村中既捐出這項銀兩，也必須一勞而逸，從此安寧，這才是個道理。

若是托人不妥當，將銀花費，村中毫無益處，白費了新太守為民的苦心，眾親友捐資的高誼。所以這總辦之人，也不是可以推遜出來的。咱們這柳相公的祖老太爺就是我的好友，後來有他父親，從小兒就不多言多語，只知道攻苦唸書，閒暇無事就到我家談談世務。我瞧著他做秀才、舉孝廉、成進士做官。如今又見了他的兒子，又是這樣翩翩英俊，令人可愛。他家是個世代讀書君子，自從他們回家這幾個月，我瞧著舉止動作全是祖父家風，我心中也很歡喜。他家的這個包管家也是個忠心義膽的人，我見他給主人料理葬事、修造房屋、經營產業，出力出心，絲毫不苟；還兼著一身本領，勇力過人，真是個草野丈夫。我聽說昨日是他的議論頗有規則，可見他胸中自有經濟。

我的意見竟將這總理重任托包管家去辦最為妥當。因他是柳宅管家，不便出名，議單上寫明交與柳家主僕，似乎很可使得，不知諸位以為何如？」柳緒不等眾人開口，趕忙說道：「柳緒年輕，包勇又是下人，如何能夠料理這些事務？斷不敢當此重任，求老丈另托人辦。」包勇說道：「我是下人，何敢經理？求諸位大爺們再從長商議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不用多說，孔老丈議論很是。咱們竟立了議單，各畫花押，所有捐項，各人送到柳宅。」諸人應允，也不管柳家主僕依與不依，竟是孔紹洙出名立議，拉著柳緒主僕各畫了花押。柳緒道：「既蒙見委，自當令小僕竭心盡力，但諸事紛繁，倘有不週之處，還求諸長翁指教。」眾人又謙了一會，時已下午，就在那桂花樹下擺設立議公席，

彼此暢飲，直到月上花梢而散。

柳緒到家，帶著包勇將孔老丈同各鄉長立議托辦之事稟了母親。柳太太道：「既是鄉鄰公議，自難推托，但你年幼無才，不過居其名色，其重任全在包勇，很可放心，自能料理妥當。

一切應辦之事，你不可混出主意。」柳緒唯唯答應。包勇道：

「太太雖是這樣吩咐，但小的總要同大爺商量才能辦事。若光是包勇一人，倒要掣肘。太太只管放心，不叫大爺落人褒貶。」

柳太太點頭道：「諸事仗你斷，不可靠住大爺。」包勇答應出去，歇息一宵，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飯之後，柳緒辭過母親，帶小子得祿進城去謁見太守，主僕兩個騎著牲口款款慢行。正是晚稻登場，雁聲天際，那些莊家男女都帶著豐收景象。不多會進了城門，只見巷舞衢歌，士民樂業。來到太守轅門，下了牲口，就命得祿看著鞍馬，自家走到號房裡，通了名姓，敘其來歷，遞上名帖、號禮。那位號房先生一面接著包兒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柳老先生的相公，失敬了。前日府裡的少爺要到尊府去拜望，要看鄉紳名單，因敝同事們不知府上住處，就不寫住居何處。一會裡面查問出來，他們對答不出。太爺動氣，說道：『有錢貢監職員開滿一單，將一位有名的鄉紳，連住處都不知道，算個什麼號房！』將值日的兩個敝同事每人打了三十板，聽說還要革役。今日尊駕來的正好，若是見著太爺，可以說個情兒，免他們革役，真是莫大的德行。咱們上這號缺，實在不是容易的。」柳緒道：「若是別事斷不敢預聞，既為舍間住處受屈，弟倒可以力求這個情分。」

那人大喜，連忙招呼道：「奚老大，你們快來！」裡間屋內走出兩人，問道：「什麼？」這值日號房指著柳緒，將剛才彼此的話說了一遍。那奚、魏兩先生歡喜之至，忙邀柳緒到屋裡坐下，倒茶致謝，說道：「若能保全，還要格外酬謝。」柳緒問那值日先生尊姓，那人答道：「姓佟」。柳緒道：「煩佟先生將名帖投進去罷。」老佟應道：「就去。怎麼相公不跟個尊管？」柳緒道：「有個小子得祿，在轅門看著牲口。」那先生笑道：「原來相公尚不知道，桂太爺下車以來政治肅清，十分風厲，真是宵小潛蹤，可以夜不閉戶。路上掉了東西無人肯拾，何況兩個大牲口拴在那裡，就餓死了也沒人去動

的，盡可放心。我著人去叫尊管來，也好跟著進去。」柳緒拱手稱謝。

老佟叫人去不多會，領著得祿進來伺候相公；拿著名帖一直來到宅門，見堂官杜大爺回明來歷。杜麻子道：「這是要見的，快請進來！」接了帖兒往裡去回。剛到二堂上，裡邊轉出一人，老杜瞧見大喜。不知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